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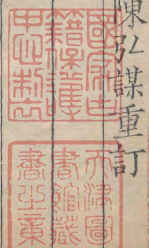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五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八

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曾上言乞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勅之初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詞訟人情安帖無何續有顧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已見欲合本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顧人却收或依舊用役錢顧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勅意相違竊緣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降勅節文明言委州縣官看詳依今來指揮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司州縣不肯奏陳臣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起請雖云依熙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人數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

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確合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爲遙度

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顧有行止人自代其顧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顧之人邀勒被差之人廣求顧直官司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顧錢之數其州縣官員不得指占所顧之人令被差之人顧覓

一臣起請雖云見管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者若所顧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顧之人給與顧錢令與新

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才放逐便

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曩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爲戶力難任即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爲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猶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即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役錢

一從來諸州招募人役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有投名者即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

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竊慮逐縣逐州有擘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

傳家集卷五十五

章奏三十六

三

致勅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揮下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爲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爲高奇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海行條貫

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

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

六日所降勅命施行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旣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

傳家集卷五十五

章泰三十八

四

羣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歆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百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

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
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
若未有闕且為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
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
從來不曾犯賊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
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
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
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
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
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
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

若第一第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為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

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
高强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
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
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
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
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
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鄉差弓
手相兼祗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
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
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
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

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陵犯本轄人負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負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賊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即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負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並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為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為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

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日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為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

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勾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壹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關牒折充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旣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跡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扣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白劄子

勘會近歲法令尤爲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爲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

修諸司勅式所申修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
吏彊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
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
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日不免再有奏陳復
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欲特
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
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
難爲遵守者盡令刪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
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五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六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三十九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脩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無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准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

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為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為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為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眾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慎所

舉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

傳家集卷五十六 尊奉三十九

二

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為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即別為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為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

辭大禮使劄子 尋改差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

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為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為晚

薦王大臨劄子

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
大臨除太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鄉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寘之學官為士類矜式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

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
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為
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
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
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
以旌忠義

辭明堂宿衛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將來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
陪位肆赦立班止令宿衛在於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
加損生隕命不足酬報然臣日近患左足掌底腫痛全
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所有將來明
堂宿衛亦恐祇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乞恩不已
慙懼無地

傳家集卷五十一

章泰三十九

四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勅差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臣自受命以來以
衰羸多病罕曾得到局供職日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
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
伏乞別賜差官提舉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

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尋得旨依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
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

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
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
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
批判所有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
留可退則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
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
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
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趁時收糶常平斛斗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得旨依奏

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

傳家集卷五十六

章奏三十九

五

價收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
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
勒貧民須令貴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
法也邇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
糶又有官吏怠慢厭糶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糶又
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
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
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
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
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
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

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
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
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糴不行堆積腐爛者
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
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
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糴穀十不得四五之
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
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
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
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
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

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各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
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廩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
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斛
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
拋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
出糴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
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
色價分為二等自幾錢至幾錢為中等價幾錢以上為
上等價幾錢以下為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
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
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

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
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糶糶更不申取本州
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提
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糶價及上等而
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
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
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糶糶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
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
批書上層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
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用心州縣皆有
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
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糶便司斛斗見
多沿邊州縣轉運司見糶軍糧處更不糶常平倉斛斗
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仰委提點刑獄司逐旋
擘畫申奏施行

乞約束州縣不得抑配青苗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
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
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
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
佗人冒名詐偽請去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
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

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勅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曩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司安撫司覺察聞奏

傳家集卷五十一

章奏二十九

八

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得旨依

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遍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六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傳家集卷五十六

章奏三十九

九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七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章奏四十

乞合兩省為一劄子

元祐元年與三省同上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案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

傳家集卷五十七

章奏四十

一

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待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曷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

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劉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復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中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盡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請處奏請多降付

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
正則爲反覆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
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
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
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
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
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
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
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
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
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
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
之出亦不爲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
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
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其委曲條
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修立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
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
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
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乃其職

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敝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官告黃牒之類已簽訖者更不簽分付六曹騰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

傳家集卷五十七 章奏四十一

四

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遲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吏部尚書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選侍郎如舊日判流內銓右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戶部長官如舊日三司使刑部長官如舊日判審刑院舊日本司文更不經由僕射字並直奏直下今欲令六曹長官准此謂如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

法輕待乞停替編配之類

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劄子

元祐元年上

傳家集卷五十七

章奏四十一

五

勘會舊例只是前官所行或是或非豈足永為後法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於條外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宜釐革只委本省六曹本司長官相度理道與奪批判所貴向去漸除弊例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元祐元年

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

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
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

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

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三曰

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辦事非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

詐清鈞名倫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二曰狡

安避事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饕餮

依阿無守者三曰昏懦謂不曉物情四曰貪縱謂饕餮

依阿無守者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

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

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

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

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効則漸加

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

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

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

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

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

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

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

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鞠見實自依常法

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日上

勘會守法者有司之職揆道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體萬計豈可求其比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今後應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並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商量除依法外自貸命編配至特放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罪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即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再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二月六日勅文止是罷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委令佐揭簿定差尚慮諸路州縣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縣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申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奏聞其意欲使本州體量諸縣所申利害之虛實擘畫之是非擇其實而是者條

例申轉運司云某縣當如何措置某縣當如何措置其餘已依舊法定差施行轉運司得諸州所申亦如此體量條例申奏蓋欲隨處差役曲盡其宜非謂使逐路共爲一法也今訪聞諸路轉運司不遵用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又不取諸州縣所擘畫各以己意撰成一路役法差官分詣諸州縣名爲商量其實諷諭令隨己意却作州縣擘畫立法申奏州縣稍有違異輒加責怒以此多不依應得逐處利便不合民心又諸路州縣見朝廷置詳定役法所以爲當別撰役法頒下往往等候下即定差殊不知看詳役法所專候諸路州縣具到利害擘畫即作一路一州勅行下以此觀望遷延久不了絕今欲

傳家集卷五十七

章奏四十一

八

特降指揮下諸州縣除有舊法妨礙難行之事速具申陳外其餘並依舊法一面定差其看詳役法據逐處先申到利害擘畫事件如得允當逐旋奏乞令本處依此施行所貴差役之法日近早見結絕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七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八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一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閱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倬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不續蔽天壤而亡窮俊又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隳曠如

傳家集卷五十八

書啓一

一

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由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覲榮階俄承乏於瞽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渚遠嚴縑素物盈率多未見英豪全集叨與並遊顧瑣陋之無庸每怔忡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辯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窳才靖究所來孰云無

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
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
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少答於生
成庶無慙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
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
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專且愚徒以世家
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襦祿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
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
藩籬濟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

傳家集卷五十一

書啓一

二

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
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旤服衰五年
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
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翦爲荆榛私心悵然每用
歎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鏹誅
治荒穢庶幾勉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
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駑朽遽列其名薦之法
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
款朱闕蹈紫臺倏去蓬蒿頽頽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
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
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

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袞章之榮俾茲安庸
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
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
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況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
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
就使之自卯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
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
僚宥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
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髻誨導俾之

傳家集卷五十一

書啓一

三

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
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
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耀
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
寡過每賜被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額常懼不
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
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
甚間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宸前上方推信
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果暴嗤
鄙方自踧踖以須謹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
頡頑禁闥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遊豫豈光空薄所

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汙蠶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醇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

傳家集卷五十八

書啓一

四

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買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殮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鍾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邇者儻已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闈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眄矚所被溫於春陽

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
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紉
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
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
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
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
士非文無用爲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爲
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
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爲

傳家集卷五十一 書啓一

五

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
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
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
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
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
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
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
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
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况得位邪光竊有以
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
而誰比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勸刻經史潤

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臯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臯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

傳家集卷五十八

書啓一

六

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臯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稀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

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
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
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
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脇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
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幡然悔過從
善者亦除其辜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
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亟致於
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
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
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
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

駿馬徇於城下使足敵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
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皦
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
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
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貫其脇從之辜開以自新
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
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
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
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
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
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

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變哉夫
炎炎不絕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
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
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
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臯寢深朝廷無
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
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
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
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
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
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
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
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
失之數必已決於胷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
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
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
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懼於茲未怠竊以取士之詳
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
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

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有退者
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
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褚中
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
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
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
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
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
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薛虢州謝石月屏書

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屏爲贖捧玩不勝

傳家集卷五十一

書啓一

九

愧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泚
刻非繪如秋高氣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
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
至握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
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滕閱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
瘴暑信後伏想休勝俗故忽忽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
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未期接待倍希珍厚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
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
贅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間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

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熒熒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蓽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敦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况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尤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

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臯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

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橐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橐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已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侍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橐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

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
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
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
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
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
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
闈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
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嗟夫
懇惻復熟以感寤門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
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傳家集卷五十八

書啓一

十一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
之慮故輒復布其愚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
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
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
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
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
與足下遊最久竊觀士大夫閒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
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
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
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
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
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
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與之記
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
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
人嗤傲况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
將來是猶執虺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
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
之賢士大夫乎此誠公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
開察改求酣豎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
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傳家集卷五十八 書啓一

上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八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批字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九

後學桂林陳弘謀重訂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執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自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已不宣

傳家集卷五十九 書啓二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曩者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况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何故哉請試為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曩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為之喜其去也不為之感嘿然不言人下以為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為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為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

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歎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

傳家集卷五十九

書啓二

二

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弃絕矣北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洋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克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讖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壺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為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污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污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縹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

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異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

端

書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為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為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迺云非為名也非為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夫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歧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况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答陳祕校

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此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白處豈

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
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
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
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
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
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
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
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
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
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
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二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

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
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
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
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
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
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
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
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
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夫的
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
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為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為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鷦鷯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噤然陽應腹非肯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

傳家集卷五十九

書啓二

五

所上之奏非特為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為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為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已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

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監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草章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筋輟餐夜則擊席歎吒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胃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忤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畧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但日面談方盡醜縷也

與夏祕丞倚別紙

詔獄所暨中立事嘗亦剝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如之何此

蓋捐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
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

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識偷安者其言皆如是也次則

力戰以決勝負勇悍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

使彼自懼失亡而去陳懷順之謀也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

侵耕所得不償所失必來分割光與那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閒築

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光與

武侯中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

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難豫知無可言者

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

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為

傳家集卷五十九 書啓二

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孜孜為國更獲

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咎雖不足為

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為首而不蒙誅

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慊慊者也

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

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已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

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處士開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賜手筆云

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不能

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望其藩

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膂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歎慕之深顧以俗網縻繫末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穉裨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他日得侍左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惔惔諒直之益

傳家集卷五十九書啓二

八

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蓋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關或不能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隳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

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喻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

傳家集卷五十九 書啓二

九

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曩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眾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

光竊傷之，擲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擲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

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閣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叅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

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
既不獲面陳因辭杼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
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
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
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
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
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
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
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

傳家集卷五十九書啓二

十一

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
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
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
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
口誇而心服譬如寡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
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
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
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嚮一下婢之
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
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
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

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

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鎔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怨

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調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索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九

蘇州府學教授浦起龍校字

傳家集卷五十九

書啓二

十三

